

敬幼如編

祖國叢書

敵人大陸政策之原形

中國編譯出版社印

編者序

這是一本敵人野心和罪惡之供狀。

這一本書，是想用敵人自己的話，來說明其侵略陰謀和政策。其中包括文件二十八目，近四十篇，就性質可分爲二：一是公開的，一是本來祕密終於公開的。祕密文件有三種：一是敵人自己的陰謀計劃，如田中奏摺，金谷計劃，松室報告之類。二是敵人向中國政府祕密提出強迫接受的條件，如二十一條及塘沽協定之類；三是敵人和漢奸所訂「條件」，如中日軍事協定，以及敵汪敵梁密約是。公開的文件亦有三：一是日本正式的外交聲明，和敵人的外交文件，如天羽聲明，廣田三原則和有田荷印聲明之類，以及日德義防共協定等；二是敵國負責人公開的侵略鼓吹，漢奸之無恥謬論，以及敵奸公開之「條約」，如荒木及多田小冊子，新民會大民會之宣傳以及日滿議定書等；三是敵國無恥文人之侵略主張，如佐藤，阪上，田中，伊藤諸人之文。這些東西，雖措詞不同，都可看出敵人的陰謀和野心。

這些文件，編者按時間先後加以排列，以表示敵人野心之發展和範圍，同時也可看出敵人野心之途窮與幻滅，這一本書由二十一條開始。大家知道，敵人正式侵略我國，應自甲午算起。從甲午到二十條二十年間，有幾個重要文件，如馬關條約，中日善後條約，中日通商條約以及五案協約五路要約。編者將全文收入正文，而只從二十一條開始者，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本書意在說明

謀，那些條約，一般外交史和條約彙編上載得更詳，而二十一條也可以包括過去的許多條約。其人對我全部野心，到二十一條可說全部暴露；自此以後，敵人對我「條約」，已經不是普通所謂不平等條約，敵人與我交涉，已經不能說是普通外交，而是一串不斷的軍事陰謀政治陰謀，赤裸裸的掠奪和追了。還有一點也是很重要的，二十一條以前敵人侵略還是附于列強之後；二十一條後，其他國家遂對我國改變態度，而日本則從此日益露骨的侵略了。因為這原故，不獨二十一條以前的條約沒有記入正文，就是以後屬於通常外交範圍的文件，都未列入。但編者請秋原爲我寫了一篇「論大陸政策」，對敵人陰謀加以分析；編者又寫了一篇「敵人侵華簡史」，作了一個歷史的大綱，對於二十一條以前的事實，說得較詳，重要條約要點，大體說及；都可補正文之略。同時自二十一條以下，在每一文件之前，特別是九一八以後文件之前，編者都酌加按語，簡述其由來及經過。於是「簡史」對於二十一條以後的事實，也就從略。因此，這一本書，是一本敵人侵略文件，也是一本敵人侵略簡史和敵人陰謀分析。

這一本書收集自頗不全，只是代表文件而已。編者并非研究敵情的人，不過痛恨敵人的野心，平素收集了一點這類材料。而戰後散失亦多。其中敵人經濟合作計畫，性質實在非常重要，編者曾收有日文及一部分譯文資料，但不幸散失，只能就手頭材料整理出一個大綱。其中也有非成文和無系統的，如敵與蒙疆偽組織等，僅就能力所及收得殘缺材料稍加整理。此外除有三篇是編者由英文重譯出者外，大部分是利用現成的譯文，而大部分也不詳譯者姓名，只有在此一併誌謝。不過其中的名詞字句，都請了解敵文的朋友或據原文加以訂正，或就譯文加以整理。有許多重要材料如「日本改造法大綱」之類，因原

文失法，無法列入；還有敵國陸軍部的小冊子，如「國防本義及其強化之提倡」，則因已有譯文，且經摘錄，也未收入，還有若干資料則因不便公表之故，也省去了。此書雖不完全，但也許是國性質的書中收集得較為完全的一種。編者以無限痛憤之情，獻於父老兄弟姊妹之前，使大家對敵陰謀如見其肺肝，而厲復仇雪恥之志。如讀者諸先生能够翻印，以廣流傳；並有保存其中若干文件全文，及提及其他應該編入的材料者，則無論將原文譯文見惠或文件名稱見告，使再版時更為豐富，都是非常感謝的。至於其中敵人狂妄橫暴之詞，和漢奸荒謬無恥之語，或侮辱我民族或冒瀆我領袖，除附有關節外均如其舊，蓋這只是表示敵人與漢奸的病狂喪心之變態心理狀態而已。

父老兄弟姊妹們，我們不僅要做敵人罪惡供狀的裁判官，而且要做這一惡貫滿盈的強盜之死刑執行人，這就要加強抗戰，加強建國，以勝利洗滌我們的恥辱，以三民主義消滅敵人大陸政策的罪惡。

敬助如千重慶，五月三十一日。

本書編完後，本可于六月下旬出版，正文即就卷首諸篇排就之時，排印本書之時代日報印刷所于六月十六日爲敵彈所炸，正文半毀；卷首全毀，正文半係重排，卷首之原稿清樣均係在灰燼中爬出重理付印者。這也是本書一個難忘的紀念。

重印之時，正文中補增二九、三〇、三一、三二、三四目。最後三目，是蔣中勞祖國社朋友代。卷首三文，亦稍加補充。五個月以來，敵人的野心更加暴露，但其危機也更加嚴重，而本書更豐富。

編者序

本書雖受敵彈損害，但敵人不能消滅本書，這也是抗戰必勝之一徵象。編者希望，本書能
經火之煅煉而增其力量。欣奮之餘，再誌數語。

十月十五日扶病誌。

論大陸政策

胡秋原

(其起源，內容，發展，困難，及其破產)

一、大陸政策即是滅華政策

關於日本大陸政策之陰謀計畫，最「成文的」資料，以田中奏摺說得最爲完全。照田中說，這是明治遺策。所謂遺策，自非明治死時遺囑，而是明治在世，即日日講求的。大陸政策雖在甲午戰爭（一八九四）開始露骨表現，但明治二年征韓論即漸起。明治六年（一八七三），西鄉板垣之流的征韓論雖失敗，但同年侵擾台灣，可說是大陸政策之開始。列強進攻中國刺激了日本明治維新，而明治維新，也就開始了日本侵略中國的政策。這政策即如田中所說：

「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支那被我征服，」——即以支那富源作征服印度與南洋，以及中小亞細亞暨歐洲之用。獨霸亞洲。」

我們一向以爲敵人的侵略政策，有兩個方向；一是大陸政策，一是海洋政策，即一是北進以西伯利亞爲目標，一是南進，以南洋爲目標。但我最近仔細研究敵人的一切侵略計畫，以爲似乎不爲作如此看法。日本只有一個政策，即是大陸政策；所謂海洋政策者，只是大陸政策中的一部分。田中奏摺已說明

日本必須採取南洋羣島。室伏高信在其「南進論」中說到這樣一段話：「或問日本某陸軍大臣，日本政策究係大陸，抑係大洋。該陸軍大臣答云，既非大陸，亦非海洋，而爲一向東西南北發展之政策」。前敵國海相永野修身在一九三六年說，日本南進北進應該相扶并進。最近小磯也認日本國策是東西南北進。但無論敵人向東南西北，都要以中國爲根據地，而敵人無論北到西伯利亞南到南洋，也是爲的完成其滅亡中國的政策，所以我們可將敵人「國策」作如此看法：

大陸政策

北進
南進

海洋政策

如蔣委員長所說，敵人是「要以我神聖領域之資源，黃帝子孫的血肉，作他南進北進冒險拼鬥的資本」。這是大陸政策最明確的說明。

以滅亡中國爲中心，以進攻世界爲目的：這是大陸政策的「定義」。敵人的什麼「八紘一宇」，雖是狂言，但他們事實上是如此狂動的。所謂南進北進，不過是其進攻的方向而已。敵人南進北進不僅由於侵略政策之戰略考慮，也有侵略資源的原因。敵人爲了解決煤鐵問題之類，需要北進；爲了解決煤油問題，又要南進。日本人講北進的書，可以佐藤清勝的「滿蒙問題與大陸政策」爲代表。講南進的書，可以室伏高信之「南進論」爲代表。但所謂南所謂北，雖有最後目的地，事實上南北也都在中國境內。日本鼓吹佔領滿蒙爲北進的根據地是我們所熟知的。石丸藤太說，如不佔領海南島，南進政策即在沙上。所以日本政策說來說去無非是滅亡中國。日本如欲北攻蘇聯，南攻英美，必須在中國取得根據地。而

敵人要敗蘇攻美，也是爲的必須如此，滅亡中國，才有充分保證。例如，日本在甲午之戰取得朝鮮「獨立」，但一直到日俄之戰，朝鮮才算征服。所以田中說日俄之戰實即甲午之戰。田中又說，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國爲先決問題。總之，敵人進攻中國與進攻世界是有機地相連的，但中心目標是滅亡中國。如敵人須磨說的，「對華外交是帝國外交之全部」，所謂焦土外交軍服外交水鳥外交啄木外交協和外交經濟外交外交言以蔽之，都是滅華外交。

但敵人也懂得無論北進南進，都不是萬全之策。因此何時南進北進要看國際形勢而定。大體說來，是在適人而取攻勢，在那一面一定取守勢。例如甲午之後，敵人先北守而南進，甲午戰後，則南守而北進。第一次歐戰後，敵人一時南北並進，但九國公約以後，又南守北進。九一八以後北進之論甚力，自蘇蒙條約發表，日本人又高叫北守南進了。石丸謙太在其「被包圍的日本」一書中，分析了南進北進利害以後，暗示南北並進之不可能，主張北守南進。而一個自稱日本歷史家的白柳秀湖說得更爲「愷切」：「由日本民族發展史觀察，日本是由天孫降臨之日起，在亞洲大陸上，與中國不斷衝突而不斷開國的。有時與中國爭九州支配權，有時與中國爭朝鮮支配權，二千年來慘淡經營，解決了朝鮮和南滿問題。目前日本民族正踏入次期的發展階段。這目標是什麼？不待說是中國本部。即不管麻煩數字，只看歷史也可分明。我們的祖先，二千年來慘淡經營，由朝鮮而南滿打開發展之路，前進目標何處，可以立刻明白。因此，對海軍宣揚的北守南進，我們只由深心致敬。」

由此更可證明，敵人是中國世仇，敵人政策只有一個，無論南進北進，都是進到中國，如田中貢所

說的，「大陸政策無際限」，他是要以中國爲中心作辐射式的擴張。

敵國所謂法西理論家北一輝在其「日本改造法大綱」中曾主張北取西伯利亞南取大洋洲，以「正視英俄」，而屈服中國。

日本外務省「日本固有之外交指導原理綱領」說：「日本當面外交之最大矛盾爲日蘇關係與中日關係。中國雖保不與蘇聯合作奪回滿洲。爲實現日滿支三民族恆久的協力，不能不付日蘇戰爭之大犧牲」。如我外部六月二十四日聲明說的，日本在亞洲或太平洋任何區域之侵略行動，無論其出以何種方式，無非欲藉以侵略所得完成其征服中國之根本目的。蔣委員長在本年七七說：日本一切行動之主要旨趣，無非欲消滅中國生存與獨立。所謂南所謂北，無非敵人爲滅亡中國看當前必要和方便而採取的方向而已。所以中日兩國，在敵人大陸政策沒有打倒以前，是勢不兩立的。

敵人以蕞爾小國，竟抱如此狂妄野心，但也有若干的「步驟」。這就是田中所謂征服滿蒙以征服中國，征服中國以征服世界。又說：

「明治遺策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惟第三期之滅亡滿蒙，以便征服支那全土使南洋及亞洲全土畏我服我之大業，尙未實現。」

一八九五敵人佔台灣，十年後敵人佔朝鮮并在南滿取得根據地，并繼續向內蒙擴張。又約十年敵人提出二十一條并向山東及福建長江擴張其所謂「特殊權益」。又約十年（一九二五，二七，二八），敵人出兵滿洲及濟南，田中更提出其祕密計畫。剛剛四年之後，敵人即進攻東北，完成其第三步計畫。田

中奏摺所說的，以後雖因時勢不同，稍有變更，但敵人在東北所作者，大體是依照這計畫的。除鐵路線之建築產業經濟之侵略外，如以女色金錢威勢誘脅內蒙王公，如實行集團移民政策，如企圖驅中國爲反俄之前驅，如實行金本位政策，如設立單一侵略滿蒙機關，如變更南滿公司之組織，如壟斷滿蒙之貿易，與夫破壞中國之統一及工業，在外交上對美對蘇弄誘脅之陰謀，都是按照這計畫進行的。九一八以後敵人就積極拼命進行其第四步的計畫。然而我們以抗戰答復了。於是敵人第四步計畫破產，而過去侵略果實，亦將因此而動搖了。

二、大陸政策之戰略戰術

敵人大陸政策以滅亡中國爲中心，其成敗亦以能否滅亡中國爲關鍵。敵人也知道滅亡中國是不容易的，況且中國問題是一世界問題。如上所述，進攻中國必然有機的與進攻世界相連。敵人進攻中國，事實上也是必損害他國權益。弄得不好，就要受到中外之聯合打擊。於是敵人就有兩個總的戰略；

第一，以夷制華及以夷制夷；

第二，以華制華或以華制夷。

所謂以夷制華者，表現爲敵人的分贓政策；例如過去與帝俄勾結瓜分中國。所謂以夷制夷者，表現爲敵人的追隨外交，例如過去締英日同盟以制帝俄，後來訂立三國反共同盟以到英蘇，今日利用三國軍事同盟，企圖迫進。所謂以華制華者，表現爲敵人分化政策（即所謂分而治之）如勾結漢奸，如分裂中

國，如控制中國一部分的地方，或戰略地帶，以及攔阻財富進各人力推行進一步的進攻。所謂以華制夷者，例如強迫中國訂立防共同盟，這是敵人很大的希望，不過根本沒有成功，但今天利用漢奸在對付列強了。

在這總的戰略之下，敵人還有他的作戰目標。

敵人大陸政策第一個目標，是要造成宰制中國的機會，而這首先必須使中國不能統一，不能建設，所以甲申說：

「最可怕者，支那日就離亂。將來支那統一，工業亦隨之而發達。」

所以敵人在國民政府成立以前，極力破壞中國統一。他最熱心參加中國內亂，而且時常雙方都參加，他的特務人員在後面保持聯絡，一面延長中國內亂，一面看誰的價錢出得大，就幫助誰，袁世凱雖非抗日的，但日本却是反袁的。因為袁世凱還想統一中國。所以一面誘發袁世凱，一面也參加反袁運動。以後中國內亂中，幾無後無敵人陰謀的黑影。到了國民政府統一中國以後，日本破壞的希望很少，但極力設法阻礙中國的統一。他不能由內部來破壞，於是就由外面來壓迫，一步一步布置根據地，而同時則在經濟上來破壞中國。到了這還沒有希望之時，便直接出兵了。

日本第二個目標是破壞及阻止中國民族工業之發達。甲申說：

「我國必須以爭取權利為主義，以權利培養貿易，制支那工業之發達，避歐勢之東漸。」中國要一個日本左翼作家長谷川說：

使愛好排外，一面企圖阻斷中國的國際交通線，都是這一目的。因為敵人最怕中外聯合一致對抗日本。但無疑的，日本所反對的，都是我們當前所要努力的。

日本侵略的方法，是世界上最野蠻的，也是最卑鄙的。普通帝國主義侵略他人之國，是用經濟方法為主，軍事故治文化爲輔。過去列強之侵略中國不過利用不平等條約，而日本則大而出兵，小而「事件」，沒有一樣離開軍事的。別國之經濟侵略充其量利用協定關稅，而日本則還要盡武裝走私。日本侵略的中心目的固是經濟，但其侵略完全依賴軍事保護。田中也自供日本人之無能，雖有其政府之後盾，尙不能與中國平民競爭。過去他在中國修鐵路，反而不要中國修平行鐵路。這便是由于日本本身的落後。他的侵略方式，不是現代的，而與古代蠻人（舊遠人，蒙古人）無甚區別，既不同者，日本是一新式蠻人，有新式武裝而已。

在敵人大陸政策的戰略和目標之下，他的方法可分爲二：

第一是一般方法，所謂一般方法者，即不平等條約。主要者如下：

- （一）經濟的——如割地賠款，如協定關稅，內地設廠，內河航行，築路開礦，設行借款等等。
- （二）政治的——如操縱內亂，如租界及租借地，軍隊駐屯權，領事裁判權，強派顧問，以及設立所謂「文化」「慈善」事業等。

其次是特殊方法。日本還不能露上述那些方法取勝。他必須以「強取權利爲主義」（田中）。他實行不斷的軍事進攻。這種進攻有兩個方式。一是鯨食，二是鯨吞——「積蠶食爲鯨吞」。而在鯨食鯨吞過程

中，有各種「特殊方法」。日本常自稱在華有「特殊權益」，其侵略方法也是「特殊」的。日本是一以特務人員主持軍政大計的國家，他的方法也是「特務」的。這些特務方法可以分爲三個步驟：

第一是提出懸案，製造事件，并用各種利誘威脅方法，以達其目的。他向我國提出要求，你不承認，他列入「懸案」，下次再談。懸案積多了，他就製造「事件」。製造事件的方法，普遍用日本浪人或鮮台浪人鬧事，中國干涉，他就大呼「抗日」「嚴重抗議」，繼之軍事示威，高呼「斷然討懲」。如果浪人不够，他也可以叫一個日本人自殺，例如所謂藏本事件——不過藏本不願犧牲，出了笑話。「於是嚴重交涉」，懸案之外，還有新要求。你總得承認他一點。於是等幾天又如法泡製，使你一天不得安甯。到了後來，他索性利用其權威，提出他有「特殊權益」，而他的特殊「權益」，「區域」，是日益擴大的。他過去說在「南滿」有特殊權益，後來在華北又有特殊權益。於是進一步又有「特殊使命」。他可提出海闊天空的要求，如什麼「三原則」。他先要你「原則」承認，並同時宣傳他業已承認，於是一串的要求，便連珠似的來了。

他要你承認「要求」的方法很多。除了調兵經動軍隊乃至實行砲轟，以及用飛機示威（外，則利用親日份子恐日份子爲內應。所謂親日份子就是日本用金錢酒色等物收買的。日本恭維其爲「知日份子」，或「卓識」「具眼」之士。中國和他談判，他就指定要這些知日家去談。還有恐日份子。他以不斷威脅，造成恐怖狀態，使許多人提起日本就怕。有親日份子爲日本說好話，恐日份子說得罪不得，日本要求就容易超過了。但這還不够。他還有兩種方法：第一，他的外交官說，我國軍人是很魯莽的，事情發

；一是將一切重要的交通產業統統沒收，名曰「統制」，「合辦」；或曰「軍管理」及「委任經營」。二是他做不通的，則加入一點資本，用中國人的力量爲他搜刮，他坐享「獅子份」。此外，他發不兌現的偽幣，搶劫你的資源，勒銷他的貨物。使一般人民餓死，爲其効力者亦只吃不飽餓不死而已。這種「經濟合作」，也老實的稱爲「以戰養戰」。

這時候我人民固受其荼毒，而漢奸之地位，亦要到末日。過去敵併吞韓國後，漢奸及韓奸李容九及其一進會則令解散，發解散費十五萬。淫昏之寺內將腿放在亡韓王妃身上，說什麼「醉臥美人腹，醒握天下權」！佔領東北後，趙欣伯鄭孝胥先後被其殺死辱死。汪逆之所以尙爲日寇所用者，不過因爲我方正愈戰愈強而已。目前敵對各地賣國賊之方法，在北方以蒙奸制漢奸，在其他各地，以漢奸制漢奸，此外，并迫害奸子女送東京爲質。諸奸既互相傾軋，而各奸所倚之日本特務及浪人亦有競爭，故羣醜亦詬誶無甯日。操賣國之職業，度妾婦之生涯，使祖宗子母受辱貽臭而已亦不知死所，奸固可恨，而敵之敗我民德，亦舉國之羞矣。

至對我一般國民，則除凌辱毒掠毒之外，尙繼續施行恐怖及奴化政策。一面辦學校報紙，欲我國民認識作父，一面則知其獸性，或迫我人民向日軍行禮。此不特爲敵之橫暴行爲，亦係慘毒政策。蓋欲消滅我國民自尊之心，造成自瀆之習。尤有使人戰慄的，敵在戰地大捕壯丁婦女外，尙捕兒童，一面訓練未來之漢奸，一面則抽血爲敵軍傷兵輸血。慘毒至此，亙古未聞矣。

但在這幾個步驟中，還有幾種「特殊方法」始終進行而且變本加厲的，那就是賣淫，賭博，販毒，